

·中华再造善本提要选刊·

宋刊唐宋人总集

李致忠

河岳英灵集二卷 (唐)殷璠辑 宋刻本 清莫友芝校。框高十六·九厘米,宽十二·八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十八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殷璠,生卒年不详,润州曲阿(今属江苏丹阳)人。其所选《河岳英灵集》自序落款称“丹阳进士殷璠”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五著录《河岳英灵集》二卷,亦称“唐进士殷璠撰”。其实他确曾业进士,但未及第。其馀仕履行实不详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四》提到“殷璠汇次其诗,为《丹阳集》者。”同卷总集类又著录“殷璠《丹阳集》一卷,又《河岳英灵集》二卷”。晚唐诗人吴融有《过丹阳》诗一首,其中“藻鉴难逢耻后生”一句下,自注“殷文学于此集《英灵》”,因知殷璠做过文学之官。唐东宫官崇文馆有文学三人,为正六品下,职在“分知经籍,侍奉文章”。此为东宫亲近,殷璠不可能担任此职。另外,王府官,西都、北都、东都、都督府也都各有文学之官。各州则仅上等州设文学一人,从八品下。润州在唐代为上州,殷璠有可能做过润州的文学。但很可能很快就辞去了这种职位很低的官职,长期退隐,所以[嘉定]《镇江志》卷十八说:“殷璠,丹阳人,处士,有诗名。”此与其自序中所谓“璠不揆,窃尝好事,愿删略群才,赞圣朝之美,爰因退迹,得遂宿心”的说法亦相一致。这是仅知的一些关于殷璠的材料。

《河岳英灵集》的分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为三卷,并谓:“是《集》录常建至阎防二十四人,诗二百三十四首,姓名之下各著品题,仿钟嵘《诗品》之体。虽不显分次第,然篇数无多,而厘为上、中、下卷,其人又不甚叙时代,毋亦隐寓钟嵘三品之意乎!”这完全是穿凿傅会,原因是四库馆当时未见此书的宋刻本,而用的是明刻本做底本,今传世明刊本中就有三卷本可证。其实此书的宋刻本,非但殷氏自序说“粤若王维、王昌龄、储光羲等二十四人,皆河岳英灵也,此集便以《河岳英灵》为号。诗二百三十四首,分为上、下卷”,其书目录之划分,选诗之归属,亦是二卷的格局。且自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中兴馆阁书目》,亦都著录为二卷。这就从事实上驳斥了四库馆臣的臆

说,也显示出宋刻本自身的内在价值。

此书宋刻相同版本有两部传世,今均藏国家图书馆。一部为清初季振宜旧藏,首尾有缺叶,有抄配,又缺《叙》、《集论》及目录;一部为清末莫友芝所藏并过录毛扆校语,卷末有“丙寅初冬邵亭校读一过”识语。丙寅当为清同治五年(1866)。此本《叙》、《集论》、目录都全。皮纸印造,刻印俱精。观其字体风格、刀法特色,当为浙江地区刻本。至于刻于何时,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,无法做出具体的回答。此本避讳亦极不严格。自叙中“贞观末标格渐高”句中“贞”字缺末笔;卷上“曩桢死于文学”句中“桢”字缺笔;卷下“宿大和尚塔敬赠如阇黎广心长孙锜二山人”句中“敬”字缺笔,可是别处之“镜”、“让”、“恒”等字又不缺笔。特别是目录中“刘沓虚十一首”,当中的“沓”字直涉南宋孝宗的御名,竟然不避,实不可解。绍定时重修之《礼部韵略》,卷首犹载淳熙(1174—1189)、绍熙(1190—1194)时应避的旧讳及诸帝嫌名,可此本居然随意,表明此书之刻绝非官刊。但有一字值得注意:储光羲《杂诗》“达士志寥廓”;王昌龄《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毋潜李颀送至白马寺宿》“南风开长廓”等诗句中的“廓”字,都缺末笔,以示避讳。“廓”是宋宁宗赵扩的嫌名讳字,说明此书之刻当在宁宗一朝(1195—1224)。且孤本仅传,弥足珍贵。

此本钤有“莫友芝图书”、“莫印彝孙”、“莫绳孙字仲长”等印记,表明此本晚清一直为莫友芝父子所收藏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古文苑二十卷末一卷 (宋)章樵注 宋端平三年(1236)常州军刻淳祐六年(1246)盛如杞重修本。框高二十三·八厘米,宽十六·八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十六字,小字双行,行三十六至四十二字不等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章樵,字升道,号桐麓,武林人。生卒年不详。嘉定元年(1208)进士,历海州高邮山阳教官,累官知处州。有《章氏家训》七卷、《补注春秋繁露》十八卷、《补注古文苑》二十卷末一卷。《古文苑》乃北宋孙巨源于佛寺经龕中所得,为唐人所编选。今本书所保存韩元吉序,言之甚详。传至南宋,章樵得是书,加以训注,厘为二十卷末一卷,而成是书。章樵自序谓:“樵学制吴门,窃簿书期会之暇,续以灯火馀工,玩味参订。或哀断简以足其文,或较别集以证其误,推原文意,研核事实,为之训注。其有首尾残缺,义理不属者,姑存旧编,以俟庾考。复取汉、魏间文史册所遗,以补其数。凡若干篇,厘为二十卷,将质诸博洽君子,以求是正焉。绍定壬辰七月一日,朝奉郎、知平江府吴县事,武林章樵升道序。”绍定壬辰即绍定五年(1232),这就是说,章樵为《古文苑》作注,至晚到绍定五年已经成书。此书所存绍定壬辰七月吴渊序文,也能证明这一点。

关于此书的学术价值,嘉熙元年(1237)丁酉江师心所写的后跋中有所表述:“《古文苑》唐人之所集,梁昭明之所遗也。……由唐迄今,垂数百载,观者罕究其极,武林章君有忧之。于是研精覃虑,搜采群说,篇传而字释之,使开卷者一览而得其指归,可谓好古博雅之君子矣。”这是公允的评价。

关于此书的版刻,卷末江师心嘉熙元年后序和章樵兄子之婿盛如杞淳祐

丁未年(1247)后跋述其始末。江师心后序曰:“章君不忍自私,倅毗陵日,欲缮诸梓,以貽后学。甫书初考,适拜司鼓之命,惟厥志之不酬,乃以其稿属之后政。岁在丙申(1236)六月毕工。明年四月,仆到官既半载,章君之子淳过仆,尽取其版,订刊者之误凡二百馀字,而章君之志益明。”又曰:“仆于章君实袭其隔政之余芬,思见其□文而不可得。”说明章樵知毗陵时就要镌刻此书,缘迁司鼓之职,无暇多顾,乃以此事嘱托后任。而这位后任者究竟是谁?盛如杞跋文叙之甚详:章樵癸巳(1233)“所述《古文苑》稿方授楷书吏,将付诸梓,俾与订正。以岁莫亟行而未究。明年,公除司鼓,留稿以遗后人,程士龙寔为代用,能成公之志。丙申(1236)六月书成,而公以乙未(1235)六月先为古人矣。又继之者江君师心,复为订刊者之误,书于是乎有传。公去常越十有二年,丙午(1246)冬,如杞承乏佐州……公馀取所刊板,鳞次先后,遇板有蠹蚀者,字有漫漶者,即命工补□”。可知受命刻梓此书者,乃程士龙。端平三年(1236)六月镌版毕工,故此书版本定为“宋端平三年程士龙常州军刻本”,确凿有据。

然程士龙刻板藏事,尚未刷印,则江师心又来守此,时章樵之子章淳路过常州,尽取其板,订正刊者之误,于是刷印之事便被搁置。十年之后,即淳祐六年盛如杞通判常州,鳞次书版,进行补修并印行,是书始流传天下。故又可定此本为“淳祐六年盛如杞重修本”。总此,则此书版本当定为“宋端平三年程士龙常州军刻淳祐六年盛如杞修补本”

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著录此书,但非此部。此本钤有“汪士钟曾读”,表明曾是汪士钟的插架之物。又有“铁琴铜剑楼”印记,表明其又曾为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品。最后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文粹一百卷 (宋)姚铉辑 宋绍兴九年(1139)临安府刻本 清顾广圻抄补。框高二十三·四厘米,宽十六·五厘米。每半叶十五行,行二十四至三十字不等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姚铉(968—1020)字宝之,庐州合肥(今属安徽)人,一作吴兴(今浙江湖州)人。北宋太平兴国八年(983)进士甲科,解褐大理评事,知潭州湘乡,三迁殿中丞,通判简、宣、昇三州。淳化五年(994)直史馆。至道初,迁太常丞,充京西转运使,历右正言、右司谏、河东转运使。咸平三年(1000)加起居舍人、京东转运使,徙两浙路。薛映知杭州,与之不协,事多矛盾。映摭铉罪状数条密告之,诏使劾之,当夺一官,特除名,贬连州文学。大中祥符五年(1012)会赦,移岳州,又移舒州,俄授本州团练副使。天禧四年卒,年五十三。铉文辞敏丽,善笔札。藏书至多,颇有异本。有集二十卷。《宋史·姚铉传》说他“又采唐人文章纂为百卷,目曰《文粹》。卒后,子嗣复以其书上献,诏藏内府,授嗣复永城主簿”。

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十四《祥符唐文粹》云:“姚铉纂,百卷,祥符四年祀汾阴后土之月,集《文粹》成。古赋、乐章、歌诗、赞颂、碑铭、文论、箴表、传录、书序,祇以古雅为命,不以雕篆为工。天禧四年六月,铉子嗣复上之。癸巳,以嗣复为永城簿。”又引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云:“铉字宝臣,庐州人。采唐世文章,分门编类。

初为五十卷,后复增广之,为薛映倚其事。卒后,其子以其书上,诏藏内府。”

姚铉贬连州文学,至大中祥符五年会赦,才从连州移知岳州。而《文粹》于大中祥符四年已经进呈,因知其辑纂《文粹》当在被贬连州时期。连州在岭南,今属广东,宋时是荒远之地。《宋史·真宗纪》谓大中祥符三年秋七月“辛丑,文武官、将校等三上表,请祀汾阴后土。八月丁未朔,诏明年春有事于汾阴,州府长吏勿以修贡助祭烦民。戊申,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。己酉,王旦为祀汾阴大礼使,王钦若为礼仪使。庚戌,诏汾阴路禁弋猎,不得侵占民田,如东封之制。四年春正月辛巳,诏执事汾阴懈怠者,罪勿原。乙酉,习祀后土仪。丁亥,将祀汾阴……夏四月甲辰朔,上至自汾阴。”此可证王应麟所指“祀汾阴后土之月”当是四月,说明《文粹》成书在大中祥符四年四月。

《文粹》于宋凡四刻:其一,宝元二年(1039)临安进士孟琪刻本,为《文粹》首刻,有宝元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吴兴施昌言叙可证。叙云:“故姚右史纂唐贤之文百卷,用意精博,世尤重之。然卷帙繁浩,人欲传录,未易为力。临安进士孟琪代袭儒素,家富文史,爰事摹印,以广流布。观其校之是,写之工,镂之善,勤亦至矣。”民国时有许氏榆园刊本即从此出。其二,绍兴林氏重刊本为第二刻,元刊及明嘉靖徐煊刊本即从此出。其三,刘氏刻五十卷本,据说张金吾曾得到其中三十四卷,此可谓第三个刻本,惜均已失传。其四,也就是现今惟一传世的南宋绍兴临安府刻本。此书卷一百后镌有“临安府今重行开雕《文粹》壹部,计贰拾策,已委官校正讫。绍兴九年正月 日”三行刊书识语,其后是临安府参与校正官衔名十一行。又,此书卷九十六李节《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》“我弟往求购释氏遗文”句中的“购”字缺两笔,同卷萧颖士《送刘太真诗序》“前是一岁亦尝觐兹地”句中的“觐”字左旁缺两笔,右旁缺末一笔,皆是避南宋高宗赵构名讳的证据。此书卷九十一皮日休《反招魂并序》“故都慎不留”及“君慎勿怀故都”句中的“慎”字,均不缺笔,又说明其刊刻年代尚未至孝宗时。此书刻工有吴邵、陈然、牛实、沈绍、朱礼、何全、胡杏、弓成、王允成、王成、钱皋、董明、王受、王因、蔡通、朱祥、阮于、徐真等,皆绍兴初年杭州地区良工。这也是此书在绍兴九年由临安府刊板的佐证。

此书字体古朴,印纸绵润,无一补版,缺叶皆顾广圻抄补。钤有“延陵”、“御史振宜之印”、“扬州季氏”、“季振宜读书”等印记,表明在清初曾藏季振宜家。后曾归黄丕烈士礼居,《百宋一廛赋》有著录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古今绝句三卷 (宋)吴说辑 宋刻本(卷中配清抄本)。框高十七·四厘米,宽十二·九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十四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吴说,字傅朋,号练塘,钱塘(今杭州)人。师礼长子。生卒生不详。宋高宗绍兴中尝知信州、安丰军、盱眙等。善书,高宗尝谓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,惟钱塘吴说。其所书九里颂牌,尤为高宗鉴赏。洪适《盘洲文集》卷一收有两首关于吴说的诗:其一曰《送吴傅朋知盱眙》,一首曰《题信州吴傅朋郎中游丝书》。诗谓“手追心摹前无人,一扫尘踪有新意。纵横经纬生胸中,落纸便与游丝

同”。可证他确实写得一手好字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五著录《古今绝句》二卷,谓“吴说傅朋所书杜子美、王介甫诗”,并谓其为“师礼之子,王令逢原之外孙也”。按,王令(1032—1059),字逢原,广陵(今扬州)人。少不检,既而力学,王安石奇其才,妻以夫人之女弟。即吴说之外祖母与王安石妻系亲姐妹,故与王安石有亲戚关系。《文献通考》卷二百四十九著录与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同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吴说编《古今绝句》三卷”。

此书卷末有吴说跋文,谓:“说少日,尝观山谷老人为同郡胡尚书(讳直孺)以研笺写杜陵、临川绝句,错综间见,参以行草。亦概闻其绪言,谓古今绝句,造微入妙,无出二家之右。说近岁尝以所闻质诸当代诗匠,咸谓斯言可信不疑。今二集行于世者,凡一百二十卷,每欲检寻绝句,如披沙拣金,徒劳繙阅。暇日掇拾,自为一编,得杜陵五言、七言凡一百三十有二首,临川五言、六言、七言凡六百十有三首,日(当为目)曰《古今绝句》,手写一本,钼木流传,以与天下后世有志于斯文者共之。不敢辄为序引,谨以所闻附之篇末。绍兴二十三年岁在癸酉三月二十九日,钱塘吴说题。”表明此书之选编、书写、初刻,都是吴说一人。吴说是王令外孙,王令是王安石的连襟,对王安石因亲而倍加推崇,故瞿氏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十三著录此书谓:“吴氏编此,是有意推崇荆公,而以杜陵配之也。”

吴氏跋文写于绍兴二十三年(1153),跋中又称:“手写一本,钼木流传”,可证此书曾由吴说手写上版,并于绍兴二十三年初刻,惜该本今无传。今选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而加以影印者,乃其后的重刻本。检此本“荆句下”《示蔡天启》绝句中“慎勿学哥舒”的“慎”字缺笔,表明此本已绝非绍兴初刻。“荆句中”《谢安墩二首》之一,“我名公字偶相同,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来墩属我,不应墩姓尚随公。”诗题与诗句中的四个“墩”字,均缺末笔,表明已避宋光宗赵惇的嫌名之讳。目录卷中《送丁廓秀才归汝阴二》诗题中的“廓”字也缺末笔,表明已避南宋宁宗赵扩的嫌名之讳。故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谓此本“当为宁宗时刻本”,大体可信。

此本迭经清代徐乾学、曹寅、汪士钟、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,以其钤有“乾学”、“棟亭曹氏藏书”、“汪文琛鉴藏书画印”、“汪士钟曾读”、“汪士钟字春霆号琅源书画印”、“瞿氏秘笈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记可证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乐府诗集一百卷目录二卷 (宋)郭茂倩辑 宋刻本(卷十九至二十六、九十六至一百配元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刻本,卷二十七至三十四配清抄本)傅增湘跋。框高二十二·九厘米,宽十六·六厘米。每半叶十三行,行二十三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著录《乐府诗集》一百卷,未涉及辑者郭茂倩爵里行实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五亦著录《乐府诗集》一百卷,并谓:“太原郭茂倩集……今按茂倩,侍读学士劝仲褒之孙,昭陵名臣也,本郢州须城人,有子曰源中、源明。茂倩,源中之子也。但未详其官位所至。”《四库全书总

目·乐府诗集》提要引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谓：“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，源中之子。”然宋苏颂《苏魏公文集》卷五十九《职方员外郎郭君墓志铭》，云：“东平郭君，以熙宁九年三月己未被疾，不起于州寝，年五十有五……君初名元赓，字永叔，后从进士，更名源明，字潜亮……子男五人，曰茂倩，河南府法曹参军；次曰茂恂，奉议郎，提举陕西买马监牧司公事；次曰茂泽，承事郎；次曰茂曾；次曰茂雍，未仕。”可证郭茂倩是源明长子，非源中子也。《宋诗纪事补遗》卷二四小传：“郭茂倩，字德粲，东平须城（今山东东平）人，源明子。元丰七年河南府法曹参军。通音律，善汉隶。有《乐府诗集》，解题征引浩博，援据精审，宋以来考乐府者，无能出其范围。”

《乐府诗集》一百卷，《目录》二卷。此书总括历代乐府，上起传说中的陶唐，下迄五代，凡《郊庙歌词》十二卷、《燕射歌词》三卷、《鼓吹曲词》五卷、《横吹曲词》五卷、《相和歌词》十八卷、《清商曲词》八卷、《舞曲歌词》五卷、《琴曲歌词》四卷、《杂曲歌词》十八卷、《近代曲词》四卷、《杂谣歌词》七卷、《新乐府词》十一卷。每题以古词居前，拟作居后，使同一曲调诸格毕备，不相沿袭。

关于此书的版本，此本前有傅增湘长跋，足资参考。跋云：“余以版本审之，当为北宋之季杭州官刊本也。以避讳言之，本书避讳极谨，即同音嫌名，亦咸缺笔，若非官刊，未必严敬至此。又‘桓’字已缺末笔，而‘构’字亦缺笔，当为刻时未避，而印时始铲去下截者，可知其刻于北宋末，而印于南宋初者也。以刊工言之，字体方严而气息朴厚，犹是浙杭风范。且刊工中王珍、徐杲、徐升、徐颜、陈询、姚臻、余永、余竑八人，皆见于余所藏北宋本《广韵》中。考《广韵》监本，刻于杭州，则此书为同时同地所刻，又可以断言也。至其余姓名见于他书……皆绍兴时所刻，以年时未远，其人尚存。”傅氏认为此本刻于北宋末年，印于南宋初年。

赵万里在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中，则称此书“宋讳缺笔至‘构’字。刻工徐杲、徐升、徐颜、陈询、姚臻、余永、余竑、李度、朱明、朱礼、朱祥、周彦、时明、葛珍、包端、胡杏、毛谏等四十余人，皆南宋初期杭州良工，因推知此书当是绍兴间杭州地区刻本”。傅赵二人意见有同有异。同者，均认为是杭州地区刻本。异者，傅氏以为北宋末刻，南宋初印；赵氏则以为南宋初刻。实则仅据“桓”字缺笔，便肯定为北宋末刻，根据略显不足。就所见南宋前期所刻诸书，凡遇“桓”及其嫌名之字，几乎全避，盖因北宋末帝钦宗赵桓之遭遇引人同情所致。若以“桓”字及其嫌名之字缺笔遽断为北宋刻本，其例尚多，实非铁证。故此本定为南宋绍兴间刻本为宜。

此本钤有“乾学之印”、“健庵”、“季振宜字诒兮号沧苇”、“习古”、“云裳”、“祖仁”、“东吴叶裕祖仁藏书”、“宋少保石林公二十一世孙裕”、“傅印增湘”、“傅”、“沅叔”、“沅叔审定”、“藏园秘笈孤本”等印记。叶裕、徐乾学、季振宜都是清初人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昆山杂咏三卷（宋）龚昱辑 宋开禧三年（1207）昆山县斋刻本。框高二十四·八厘米，宽十七厘米。每半叶八行，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龚昱,字立道,一字邱道,昆山(今属江苏)人,龚明之子。生卒年不详。明[弘治]《昆山县志》称其“有文学,安贫乐道,乡人称为龚山长。然名不达才,识者惜之。所居曰‘栖贤堂’,陆游、刘过皆为赋诗”。

此书有徐挺之跋:“栖间主人龚君昱,字立道,昆山佳士也。讲学之暇,刻意于诗,裒所藏今昔名公之什,总成此编。”此书又有范之柔序:“昆山虽处海隅,素号壮县,古迹今事接于见闻者不一。若人物习俗、文章论议,系治乱、关风教者,盖有志焉。此书既缺,遂使一邑之事湮没无传……友人龚君立道,裒次古今诗,分为三卷,目之曰《昆山杂咏》。又得百篇,号《续编》。尝取而读之,非徒记其吟咏而已……立道刻意问学,其于暇日乃兼收并蓄,细大不遗,可以代图经之作矣。”上述序跋道出了此书成书经过及其可代图经的价值,可惜《续编》未能流传下来。

范之柔序曾说:“继自今或有所得,当陆续书之,亦可使后人之祖其意而有所述也。”果然到明朝嘉靖年间,便有王理之继起而辑《昆山杂咏》六卷,方鹏为之序曰:“龚立道氏尝集唐宋诸名家诗若干什,曰《昆山杂咏》,其友范清宪公序之详矣。王秋堂隐君复集前人及我明人之作而附益焉。”此后不到三十年,即隆庆四年(1570),又有俞允文重辑《昆山杂咏》二十八卷。孟绍曾为之跋曰:“龚立道所纂辑是书,仅见宋刻残本,罕有行世者。嘉靖初,王君理之复集近代诗百篇,以附末卷。太常方公为之序引其端,先大父西园公正加钺板。值寇乱板毁,而王君所集兼有未该,乃重谋之俞仲蔚氏,更为搜采唐、宋、元以来诸名贤集,复得诗数百篇,以类编次,勒成二十八卷。”然俞氏所编,打乱了龚、王体例而生弊端,故四库馆臣批评说:“三人所选,混而为一,非为龚本之初集、续集不可复考,即谁为龚选,谁为王选,谁为允文所增,亦不可复辨。二家之书遂亡,体例殊为未善也。”今影印宋本,明俞允文造成的混乱当可藉以廓清。

此书卷尾有开禧丁卯中秋仪真徐挺之识语:“龚氏总成此编,以示交承金华潘文叔。文叔迫去,不克广其传。挺之试邑,刊置县斋。不惟嘉立道之好尚,抑以全文叔之志云。”丁卯即开禧三年,这是此书开禧三年刻于昆山县斋的直接证据。徐挺之,仪真人,以其前任潘文叔欲刻此书,未果而离任,挺之来知昆山,乃将此书刻于昆山县斋。书中凡遇构、慎、敦等字皆注庙讳。此书字体楷中带行,雅近欧阳询书风,是南宋文人中流行的书体,与一般匠人写样上版的宋本风格不同,当是文人手书上版,雕印精工,转折顿挫之笔意犹存,下手书真迹一等,尤称珍贵。

此书钤有“三十五峰园主人”、“三十五峰园主人所藏”、“汪印士钟”、“恬裕斋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记,表明曾为汪士钟三十五峰园和瞿氏铁琴铜剑楼的架上之物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